

風雪松山客



中共黑龙江省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风雪松山客

——于保合回忆录

李 龙 郭福太 整理

中共黑龙江省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风雪松山客

——于保合回忆录

李 龙 郭福太 整理

中共黑龙江省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单位：中共黑龙江省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

承印厂：佳木斯印刷总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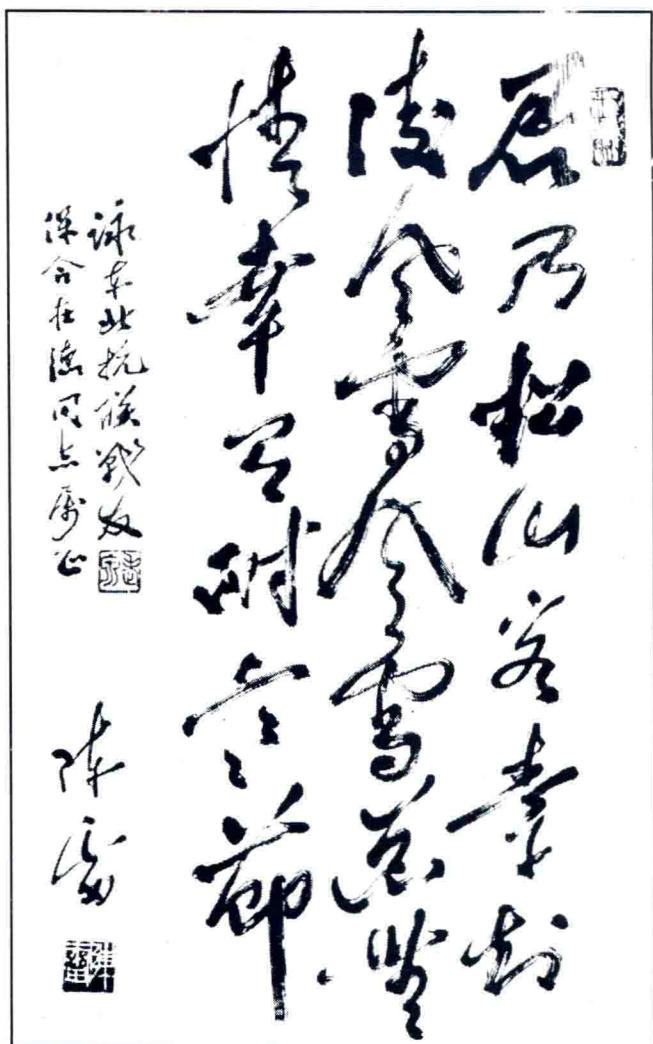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1998年10月7日 印数：500册

开 本：32 字数：13万字

印 张：7

黑新出图(1998)100号

工本费：20.00元



咏东北抗联战友保合、在德同志

陈雷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君乃松山客，素知凌风雪，
风雪总无情，幸有耐寒节。



于保合同志

(一九六四年摄于北京)



1977年11月23日冯仲云同志追悼会后,部分老同志合影于北京

(左起)前排:薛雯、于保合、张祥、王明贵、张光迪、王钧、杨光华

中排:邢德范、李在德、金伯文、庄凤、李敏、冯忆罗、冯咏莼、徐云卿

后排:张光迪夫人、宋殿选、白生大、张争平、李桂林、杨翠兰



1931 年(17 岁)在吉林一中



1945 年 12 月 (31 岁)
在吉辽军区司令部



1946 年 5 月 (32 岁)在长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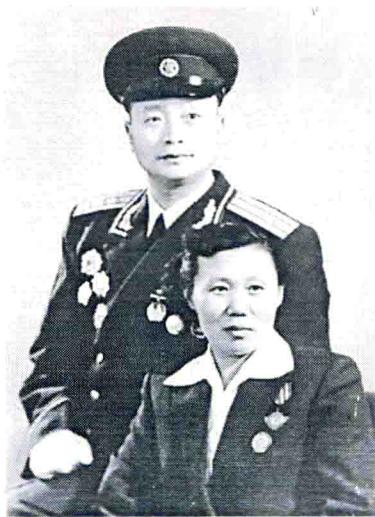
1949 年 (35 岁)
在四十七军司令部



1951 年 (37 岁)
在朝鲜平壤



1946 年 5 月于长春
于保合(32 岁)李在德(29 岁)



1957 年 12 月在军械部
于保合(43 岁)李在德(40 岁)



1984 年 7 月于保合、李在德、朱新阳访问抗联三军发祥地三股流
(今尚志县境内)



1973 年抗联老战友合影于北京
(左起)李在德、于保合、陈雷、金伯文、李敏



1975 年 11 月 23 日抗联老战友合影于北京天安门前
(左起)前排:李在德、李敏、薛雯、金伯文
后排:于保合、陈雷、武昌文、单立志



1982年(68岁)在牡丹江镜泊湖陈翰章烈士牺牲地



1983年8月20日于哈尔滨合影

(左起)李龙、徐文彬、赵尚朴、于保合、朱新阳、李在德、于英

编 辑 组

主 编 郭福太

副主编 余桂梅 李吉子

编 辑 李 龙 刘喜杰

姜丽艳 杨再民

审 稿 李树良

君乃松山客 素知凌风雪(代序)

——悼念于保合同志

陈 雷

4月9日,抗联老战士、原三机部供应局副局长于保合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噩耗传来,我为失去一位老战友而深感悲痛,一时竟愕然说不出话来。

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全国六届三次人代会,获悉他患心脏病已住院,但因时间过于紧迫,没有来得及去看望他,以致在他临终前未能见他一面。这对于我,真是一件憾事。

近日来,每当入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保合同志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我的眼前。保合同志是一个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凌风斗雪,英勇顽强的革命战士。我与他相识还是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阶段的时候。那是在1939年7月,我和他一同随原抗联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赵尚志所率队伍由苏联返回东北。当时,他是这支队伍的政治部组织科长,我是宣传科长。在我们共同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及后来的长期交往中,使我知道了他的身世,参加革命的经历,也了解到他的为人及

高贵的品质。

保合同志是吉林省伊通县人，满族。1933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参加革命第一天起就显示出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品格。1933年春，他在吉林省立一中读书时，结识了中共吉林市委负责人李世超同志，从而受到党的教育，并开始要求加入党的组织。当时，李世超同志问他：“干革命你不怕死吗？”保合同志坚定地说：“日本侵略者到处抓人，不革命就没出路，我要为革命奋斗终生，死了拉倒。”李世超同志又问他：“你叔父是伪满官吏（任伪满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调查处长），你家里富裕，日子好过……”还没等李世超同志说完，保合同志就说：“革命需要，我就和叔父脱离关系，因为他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组织上让我杀他，我也能做到。”可见他当时要求参加革命的信念是多么坚定。不久，保合同志由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介绍加入了共青团。以后，他利用叔父的这层关系，搞到敌人很多情报，并利用这一关系作掩护，在白色恐怖下做了不少秘密的地下工作，因而受到党团组织的称赞。1938年，保合同志被派到抗联三军四师接替金策同志作政治部代主任工作。作为一名政治工作人员，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指示，协助师长陆希田同志率队在桦南、宝清、双鸭山、依兰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之后，敌人加紧对我军展开“讨伐”，陆希田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三军四师师部二三十人在依兰黑背附近遭到敌人围攻，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这时，新任师长陈云升发生动摇，主张把部队拉出去当土

匪。陈的主张，遭到保合同志的坚决反对。他正告陈云升：“我们是革命部队，只能抗日，要把革命部队变为土匪，这是犯罪。”以后，在难以对陈进行教育、挽救的情况下，保合同志毫不动摇地同他的爱人李在德同志毅然离开师部，去寻找四师其它部队，继续从事抗日斗争。而陈云升终因经受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而叛变投敌。

保合同志在革命征途上的坚强勇敢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由于党内过火斗争，保合同志在蒙受错误打击的情况下，对党的事业仍然忠贞不二。1939年秋，我们在赵尚志的率领下，在小兴安岭东麓进行抗日斗争。当时，六军一师代师长听信尚连生（叛徒）制造的谣言，率队前来欲缴我们部队的械。为了妥善处理这一复杂局面，赵尚志派保合同志、李在德同志和我去慰劳六军部队。当时，保合同志毫无畏惧，他胆大、机敏而勇敢。我们3人冒着危险，面对剑拔弩张的局势，成功地作了说服工作，使即将爆发的一场火并得以避免。1940年初，中共北满省委作出开除赵尚志党籍的错误决议（1982年6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议，已为之彻底平反），保合同志及其他几名同志也都作为“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追随者而被牵连，受到错误处理。但保合同志坚信自己没有错。他光明磊落，执着地追求真理，不唯上，不畏权，不随风倒。在蒙受错误打击之后，仍然怀着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之心，坚持进行革命斗争。这使我联想到十年动乱期间，保合同志横遭摧残与迫害的情景。他在被看管期间，面对淫威，不怕恫吓，不怕折磨。在耳朵被打聋，肋骨被打断的情况下，他

也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修特”、“叛徒”、“走资派”。保合同志在任何时候都坚信党的事业是正义的，相信党能够使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因此，在任何艰难曲折的情况下，他总是对前途充满信心。

保合同志参加革命后，长时期从事技术工作。他钻研技术，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也是很感人的。1933年末，他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此后，他与无线电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东北抗联中最早熟练掌握无线电技术的专门人才之一。1936年秋，他受抗联三军司令部的委派，在帽儿山建立起抗联电信学校。他既是校长，又兼教员。在组织教学中，他根据学员实际文化程度一边帮助补习文化基础课，一边教授无线电技术。由于他的辛勤努力，为抗联培养了一批无线电技术人才。1939年夏，我们随赵尚志返回东北时，他还兼任这支队伍的电信队长。因为他具有高度革命责任感和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所以使通讯联络始终保持畅通无阻。1941年初，他在抗联二路军二支队担当电台报务主任。当时，电池十分缺乏，为了保持通讯联络，他运用无线电理论动手修改机器线路，做到了既节省电量，又不降低工作效率，受到同志们的赞扬。1945年8月，东北抗联配合苏军出兵。这时保合同志仍做无线电通讯工作。一次在长春，陈云同志对他说：“听说你搞了交流短波收音机，最好再搞些直流电台和手摇马达。我们要和国民党打仗，在乡村打游击，没有交流电源，要用手摇马达发电。”保合同志遵照陈云同志的指示，立即前往宽城子二道沟日军遗留下来的军用电讯仓库。

在那里检修了立、坐式手摇马达 20 多部和十余个小型电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48 年辽沈战役后，保合同志随四十七军南下。宜昌被我军解放后，他任宜昌电信局军代表兼局长。全国解放之后，保合同志继续战斗在解放军通讯战线上。他曾任华北空军通讯处长、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有线系主任、军委军械部雷达局副局长等职。为我军的通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保合同志所具有的顽强、刚毅的品格不仅表现在工作上，还表现在他与疾病作斗争上。保合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十分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使他有着一付好体格。我过去很少听说他患什么病。但由于十年动乱对他的摧残，他在 1976 年 7 月患上脑血栓，以至全身瘫痪。后来，由于送进医院，得到及时地抢救和治疗，才逐渐好转。在医院期间，保合同志为了恢复机体功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进行锻炼。他坚信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经八九个月的努力，他终于能拄着手杖下地走路了。以后，他竟能坐轮椅去机关参加学习、阅读文件。凡是与他熟悉的人，见他恢复得这样好，都认为是一个奇迹。他自己也十分乐观地用笔写道，“我又活了。”1981 年保合同志遵照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通知，在有关同志的协助下，积极从事革命回忆录的写作工作。为了把我们艰苦斗争的历史留给子孙后代，他做到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1983 年夏，保合同志为实现自己回访抗日老根据地的愿望，来到黑龙江。在尚志县，他与抗日老根据地的人们握手言欢；在镜泊湖，他察看了陈瀚章同志牺牲地。在当年与日本帝国主义

进行斗争的战场上，又重新留下了他的足迹。1984年5月，保合同志迈着蹒跚的步履坚持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抗联小部队座谈会。会上他还就抗联后期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作了专题发言。与会的抗联老同志见到保合同志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并取得胜利，无不深受感动。保合同志50多年来，一贯忠于党的事业，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名利地位。他立场坚定，不畏艰险，作战勇敢，热爱专业，工作积极，光明磊落，作风正派，遵守纪律，严于律己，团结同志，生活朴素，是我们党的一个优秀党员，一个好干部。保合同志临终时曾留下这样的遗愿：丧事从简，愿将自己的骨灰撒在松花江和自己战斗过的小兴安岭上。这使我对老战友保合同志更加肃然起敬。

保合同志是我亲密的战友，对于他的逝世，我内心十分难过。我曾用沉默不语向他致哀。然而，悲痛之余，又总想说上一些话，因为我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实在是难以忘怀。这里，我以《吊保合同志》为题草拟四首小诗，愿将其作为一点祭品奉献在保合同志的灵前：

其一

老兵泪洒骨灰前，应记保合史华篇。
回首当年抗日事，教子前进莫等闲。

其二

时代更新忆前人，振兴大业吊英魂。
于君一去千秋泪，还忆兴安履苔痕。